

超级畅销书《金融战争》作者最新力作
企及财经小说完美巅峰

资本 的



The Curse of the Capital

资本市场风云变幻，身在其中冷暖自知

谁都想在中间捞一把金，但最终的结果又将是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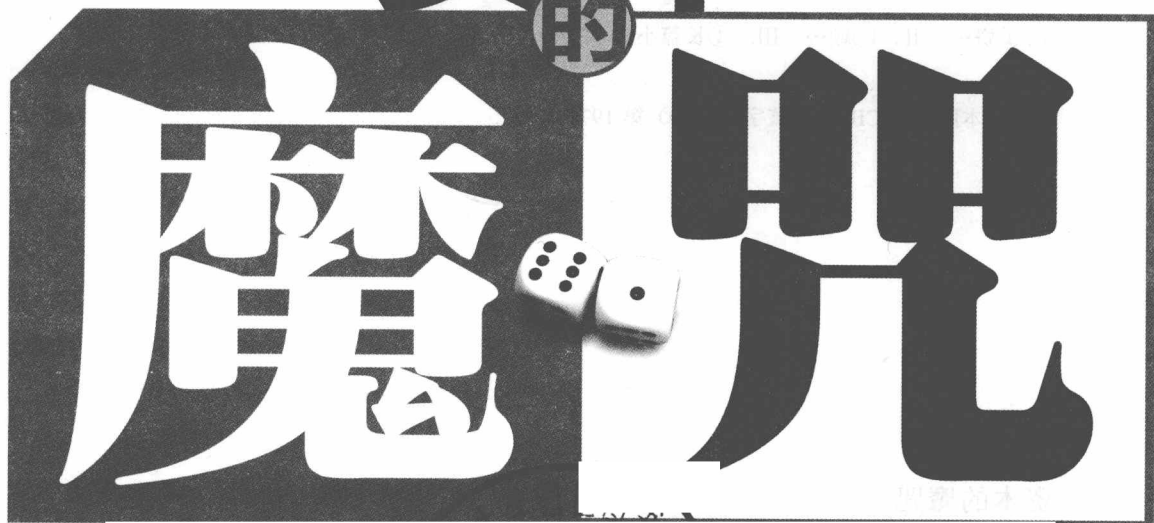
顾子明◎著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资本

的



顾子明◎著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本的魔咒/顾子明著.—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075-3329-3

I. ①资… II. ①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7147 号

资本的魔咒

作 者: 顾子明

责任编辑: 刘峰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s.com.cn>

信 箱: hwcbs@yahoo.cn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55

责任编辑 010-5833622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70×245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01-8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3329-3

定 价: 39.8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ㄣ	ㄣ	ㄣ	ㄣ	ㄣ
竹篮打水	自以为	巧取豪夺	功亏一篑	阴差阳错
320	250	173	096	001

1. 阴差阳错

—

孟浩森见段市长正忙着接听电话,索性站了起来,走出了接待室。本想到大会客厅那边去看看,走到半路,喧闹声此起彼伏地灌耳而来,孟浩森顿觉烦躁不堪,便猛然转身,向公司大门口走去。来到公司大门口,孟浩森伸开双臂,做了几下深呼吸,积郁在胸中的烦闷很快被驱散开来,略感疲惫的脑子也随之振奋并趋于活跃。

孟浩森走到刚由段市长揭幕的新招牌的正前方,面对着招牌停了下来,双目凝视着这块由汉白玉制作的牌匾,上面镶嵌着八个苍劲有力的金色大字:浩海股份有限公司。字体是孟浩森最喜欢的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颜体字。这还是孟浩森托人到北京找到当代最有名气的书法家,花了182万,才给弄回来的。孟浩森本想让这位著名书法大家署上其大名,但这位书法大家觉得在牌匾上面署名有失身份,坚决不答应,要孟浩森另请高明。孟浩森实在没办法,也只好作罢。

孟浩森又退后了两步,再仔细端详这“金”字招牌,甚感满意,不由流露出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态来。正看得有点出神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段市长还在里面等着自己呢。猛然抬起左臂,看了看手腕上的劳力士金表,居然已经快到下午6点钟了。时间过得也真够快的,不知不觉之中,就过了快一个钟头了。正要往回赶的时候,见段市长行色匆匆,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大门,直奔停在一旁的黑色奥迪A6轿车,一头钻了进去。

孟浩森向前抢了几步,想与段市长告个别。但见车子已经启动,并迅速离去,孟浩森只好停住脚步,不由自主地举起右手,向车子离去的方向挥了又挥。

身后突然有人在说:“得了,得了,别挥了,已经走远了,再挥也看不见了。”

孟浩森转过身来一看，原来是宇光公司董事长童焕阳。孟浩森下意识地看了一下举着的手臂，顺着手的姿势转向童焕阳晃了一晃：“怎么，我跟市长告别你也有意见，不高兴？”

童焕阳摆了摆右手说：“没，没，我哪能有意见，你接着举，接着举。我绝对高兴，高兴着呢。你这又挂牌，又庆贺的。场面还弄得这么大，就差没把省长也给请来。别说是我，只要是有点头脑的人，见了这等排场，哪个还敢不高兴。呵呵呵！”

孟浩森指了指童焕阳说：“我说你这童董事长，一天不给我找点碴儿，你就活得不痛快是吧？”

童焕阳赶紧摆摆双手说：“别，别，千万可别这么说，我这是给你道喜来了，怎么变成了找碴儿了呢？才三个月的时间，你这新招牌就挂上了。佩服啊，佩服。这朝中有人跟没人可就是不一样啊。”

孟浩森皱了皱眉头说：“这话听起来怎么有点酸溜溜的，分明是话里有话嘛。这，这哪有一点道喜的味啊。不过你也真没说错，你不佩服也不行啊。我们民营企业最大的优点就是办事效率高。不像你们国营企业，一点小屁事也要这个批那个审的。等文件批下来了，黄花菜都凉了。我可跟你说啊，这可跟关系不关系的扯不上，根本就扯不上。再说了，要说关系，你上边的关系可要比我硬多了。要不你当年怎么能够一直在我头顶上压着，永远都是你当正职，我只配给你当副手，现在居然连董事长都给混上了。”

童焕阳见有机可乘：“就是啊，那你还跟我争个啥呀。别看你股份公司的牌子挂得比我早，效率比我高。但如今上市这事儿，还得归我不是？哎！谁叫我们是国有企业，有政策扶持这一条，就能让你白忙活一大场。不信，你就走着瞧吧。”

孟浩森挥了一下右手，然后指着童焕阳，语调也提高了一度：“得了吧你，别拿着鸡毛当令箭，捧着本当年的老皇历就当成了永世不变的圣旨了。少拿什么狗屁政策那一套来吓唬我孟浩森。这年月，就是唬唬那三岁的孩子也未必管用了。现在有哪一条规定说民营企业就不准上市啦？呸！走着瞧吧，这回市里的这个上市指标，我孟浩森绝对是当仁不让，跟你争定了。”

童焕阳看时间已经不早，用手推开孟浩森指向自己的手：“得，得，你能，你能。我不跟你在这里瞎扯了，反正跟你永远也扯不清楚。我还有要紧事情要办呢，我先告辞了。”说完，扭头转身，一头钻进车里扬长而去。

孟浩森正说着兴起，本想再好好奚落童焕阳一番。没想到童焕阳来了个金蝉脱壳，走为上计，反而让孟浩森觉得很扫兴，很失落。转身指着童焕阳的车子，

嘴巴张着，双眼瞪着，就是不知道说什么好。眼睁睁地看着童焕阳的车子一溜烟地消失在黑雾之中。

孟浩森把手放下，转过身来，双手插在腰间，再向新挂的招牌看去。由于天色渐暗，招牌上面的字已经完全看不清楚了，只能隐隐约约看见招牌的整个轮廓。虽然眼睛是在望着，但脑子里还在不停地想着刚才争论的事情。他又从刚才的事情里回想起当年在宇光公司与童焕阳一块儿共事时的许许多多不痛快的事情，更是一肚子不快和愤怒。论能力，论魄力，论贡献，自己哪一样不比他童焕阳要强，但偏偏只能任副职。童焕阳当班组长时，自己是副班组长；童焕阳当车间主任时，自己是车间副主任；童焕阳当部门经理了，自己则是部门副经理。而最看不惯，又最让自己瞧不起的，就是童焕阳的那副对上与对下两副面孔的熊德行。对待领导总是笑脸相迎、拍马溜须、谄媚奉承的。这脸一转向下属，面孔立刻就像川剧的变脸似的，马上摆出一副盛气凌人、居高临下、不可一世的架势来。不过还好，童焕阳对自己倒还算是给足了面子，尽管也不时地对自己冷嘲热讽一番，背地里也对自己使了不少的打压小动作，但在表面上，还算是客客气气，保持着一团和气的氛围。这在外人看来，绝对是整个公司里一对最佳的团队组合。在一些事情的处理上也还算是尊重他这个副职，这么多年下来，也总算没有当众撕破那副伪善的脸皮。嘿！就这么点儿破本事的東西，反而可以年年得到各级领导的赏识和重用，现在居然还混到了宇光公司董事长的位置上了，也难怪这国有企业总是弄不好。

孟浩森想得出神，他的车子停在了身边也没发觉。黄锦升从车里钻了出来，来到孟浩森身边，轻轻地叫了一声“董事长”。黄锦升见董事长没有反应，只好将嗓门提高了一度，又伸出右手推了推孟浩森：“董事长。”

孟浩森这才回过神来，缓缓将身子转了过来，见是刚提拔上任的公司副总经理黄锦升。孟浩森面无表情地问：“客人们都安排妥当了吗？”

黄锦升点了点头说：“全都安排好了，你就放心吧。我们是不是……”

孟浩森一边向车子走去，一边说：“行了，我们也找个地方好好地痛快玩一下吧。这黑天黑地地忙活了好几个月了，也该是我们好好放松一下的时候了。”

不用孟浩森吩咐，黄锦升已经知道董事长想去哪里了。坐在前面的他，低声跟司机说了一句，车子即刻往城外的方向开去。

虽说孟浩森打心底里真是很想彻底地好好放松一下，毕竟为了公司上市的事情，已经连续折腾了好几个月了，身心也确实是够疲惫的了。但现在只是把股份公司的名称给注册了下来，离上市还有一大段的距离呢。全市只有这么一

个上市指标,好几家公司都在争,尤其是宇光公司的童焕阳争得最凶,加上仰仗着上边的那点破关系,还真有点当仁不让、非他莫属的意味。别看段市长是自己的妹夫,也未必就能十拿九稳地拿下这个上市指标啊。

想到这里,孟浩森倾身向前,用手拍了拍黄锦升的座位:“哎,对了,段市长让修改的那份申请报告,弄出来了没有?”

黄锦升扭过头来:“已经弄好了,董事长,明天一早就送上去。”

孟浩森将身子靠回座椅背:“我说啊,这事儿一定得抓紧,决不能马虎大意,你明天一早亲自送过去。另外,在送出去之前,你再仔细核对一遍,绝对不能出任何的纰漏。”

黄锦升点了点头:“你放心,董事长,我一定遵从你的指示,给弄得漂漂亮亮的。”随后掏出身上的小笔记本,在上面写了些什么。

差不多半个钟头的样子,车子驶进了一条山间小道。不到10分钟的工夫,车子停在了三面环山一面向水的大宅院的门前。院子里早已经停满了几十辆豪华车子,都是当下最名贵的保时捷、法拉利、奔驰、宝马和凌志等。

孟浩森下车向四周看了看,这个早就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今天倒忽然觉得有点儿陌生了。他对身边的黄锦升说:“这好几个月没来,好像又重新装修了一遍嘛。”黄锦升紧跟孟浩森往里走的步伐:“是啊,听说刚换了个老板,里里外外全部重新装修了一遍。小姐也全换成了四川的了,性感、漂亮,而且服务特别周到呢。”

孟浩森一边走一边仔细地瞧着:“哦,是吗?”见到门廊弄得别致精巧,特意走上前去,用右手仔细地摸了摸,接着又拍了拍。扭头对黄锦升说:“这材料不错,你到时候打听一下,是从哪里弄的。我们给重点关系户建的那几十套别墅,就用这种材料铺走廊。”黄锦升赶紧掏出笔记本,在上面记了下来。

来到一间不大的接待室,黄锦升让孟浩森在一张沙发上先坐下小歇一会儿。自己跟着领班,到对面的一间小屋子里去了。不一会儿工夫,黄锦升带着两位着装性感丰满妖娆的小姐走了进来。孟浩森见两位小姐模样和身材都很不错,但觉得站在左边的那位更显风骚,于是用手指了指那位。小姐立即扑上前来,搀扶着孟浩森向左面的小屋子走去。黄锦升则走近右面的那位小姐,顺势用右手搂住小姐的腰身,再用左手轻轻地捏了一下小姐丰满的胸部,似乎要查验一下这里面的玩意的真伪以及结实的程度。小姐借势将整个身体紧贴到了黄锦升的身体上,用右手轻轻地拍了一下黄锦升正要缩回去的左手,娇滴滴地说了一声“讨厌”。然后扭着屁股,跟着黄锦升走进了右面的房间。

洗完了澡,小姐走到孟浩森的头部那边,从这个部位开始给孟浩森做起全身按摩来。别说,这小姐一定是经过了按摩训练的,手法细腻娴熟,穴位也摸得恰到好处,很快就令孟浩森的整个身体飘忽了起来。由于身体得到了彻底的放松,使孟浩森这些日子里一直紧绷着的神经也开始慢慢地放松开来,渐渐地进入到了一种迷糊的状态之中。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之下,孟浩森顿时感到畅快无比。他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了一阵子,觉得时间应该差不多了,跃然起身穿好衣服走了出去。

走出房间,孟浩森见黄锦升已经坐在沙发上,正跟服侍他的那位小姐卿卿我我缠绵着。孟浩森轻轻地咳了一声,黄锦升立即推开小姐站了起来。黄锦升见孟浩森的神态甚为满意,将本来已经伸进上衣右边口袋里的手收了回来,转到上衣左边的口袋里掏出两个信封来。故意用手来回掂量了几下,以示分量不轻的样子,笑眯眯地递给了两位受到赏识的小姐。

二

上了车子,黄锦升见孟浩森已经靠在沙发上闭上了双眼,不知是睡着了,还是在闭目养神。反正黄锦升意识到,此时绝对不宜打扰董事长。他在司机的耳边说了几句,司机点了点头,车子开出了山庄。

车子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停了下来,黄锦升先下了车,再轻轻地将车门关好。车子继续往前开去,很快就消失在了夜幕之中。

黄锦升走到路边,大约等了十来分钟的工夫,拦了一辆出租车。上了车以后,黄锦升对出租车司机说:“去玫瑰苑。”此时的黄锦升突然感觉到困意缠身,很快就靠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听到司机的呼唤声,黄锦升奋力睁开双眼,往窗外看去,原来已经到家了。

黄锦升迷迷糊糊进了房间,灯也没顾得上开,一脑门的心思就是赶紧倒在床上好好地睡上一大觉,这阵子实在是太缺觉了。可是刚倒下,从对面躺椅上站起一人来,走到门口将灯给打开了。黄锦升以为是开关接触有问题,电灯自己亮了起来。眼也没睁就从床上爬了起来,摸到门口把电灯又给关上了。可是刚回到自己的床边,电灯又重新亮了起来。黄锦升不耐烦地自言自语:“这是干吗呀,诚心跟我过不去是吧?”

“就是诚心跟你过不去,怎么啦!”

黄锦升一听是蒋芳宜的声音,浓浓的睡意立即被惊醒了大半。睁开双眼,

见蒋芳宜双臂交叉，身体靠在门柱上：“哎哟，我的大小姐，都这么晚了，你还过来？”

蒋芳宜回到躺椅上坐下，跷起二郎腿：“怎么，不欢迎啊？”

黄锦升摆了摆双手：“没，没，欢迎，欢迎。只不过……”

蒋芳宜探起身子：“只不过什么？”

黄锦升说：“没想到这么晚了，你还在这里等着，怎么也不事先打个电话啊？”

蒋芳宜一听到这话，憋屈已久的压在胸口一直都没机会喷发的怒火，立即冲上了脑门：“还亏你说得出口，打电话？你手机从下午一直到现在都关着呢，怎么打？”蒋芳宜昂了昂头。

黄锦升立即掏出你的手机看了看，再把手机伸向蒋芳宜：“哎，你看看，手机没电了，真是不好意思。你知道，今天一天事情特别多，连备用电池都用完了，一直没机会充电。实在是抱歉，别生气啊，千万别生气。”其实黄锦升包里还有一个备用电池。只不过今天事情多，他不想蒋芳宜在这个日子里打搅自己。尤其是蒋芳宜一直在追着自己要的那份上市材料，是孟浩森一再吩咐不得外泄的资料。黄锦升不愿得罪蒋芳宜，所以只好用这种办法回避她。没想到，已经这么晚了，她居然还耗在这里等着他回来。不得已，他只好找了个这样的借口，来为自己开脱。

黄锦升将蒋芳宜拉到床边坐下：“行了，别再生气了好吗？”蒋芳宜扭了一下身子，似乎要摆脱黄锦升搂住自己身体的双手。

黄锦升不但没有松手，反而更加用劲地搂了一搂：“好了，气多了不但伤身子，还会毁容哦。”

蒋芳宜这次没有再扭动身子，将脸转向黄锦升：“那，那份上市材料呢？”

黄锦升面带微笑地说：“你放心，一定给你。只不过孟董事长给段市长看了以后，提出了几个需要修改的意见。等修改好了以后，我立即给你弄个副本，怎么样，这下总行了吧。”

蒋芳宜耷拉下来的脸这才由阴转晴，用手亲昵地捶了一下黄锦升：“这次可不许再糊弄我了，我可等着发稿呢。”

黄锦升做出发誓的手势：“我保证，如果我黄锦升有违诺言，就天诛地灭。”黄锦升见蒋芳宜已经不再出声了：“好了，时间也不早了，要不你也别回去了，就在这里睡吧。”

其实，蒋芳宜在这里死等着黄锦升回来，也不仅仅是为了那份上市材料。因为这几个月黄锦升经常加班，两人已经有好多个星期没有亲热了，蒋芳宜还

真有点扛不住了,有时还真觉得是欲火在焚身。知道今天黄锦升那边的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于是想给黄锦升来个突然袭击,也好给他和自己来个惊喜。可没想到,这一等,就等到了下半夜,觉得很扫兴。但毕竟身体内的欲火依然是旺盛难衰,脑子里的怒火也就变得没有这么强烈了。再加上黄锦升那几句温柔似水的甜言蜜语,怒火也就随之完全烟消云散了。

黄锦升虽然嘴巴上说要让蒋芳宜留下来过夜,但心里头还真巴不得她赶紧回去。一是刚跟小姐弄完那事,精力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当然也就没了那份心思。二来也确实身困体乏,感觉到现在这个时候根本难以应付蒋芳宜那强烈的需求。

黄锦升又看了看蒋芳宜,见蒋芳宜依然坐在床沿上未动,原来一脸的怒气也早已不见了踪影。黄锦升还真有点儿后悔了,真不该萌发让蒋芳宜留下来过夜的主意,这简直就是个傻主意。但事已至此,黄锦升也只能硬着头皮,来个霸王硬上弓,走一步算一步吧。不过见到蒋芳宜开始略微泛红的俊俏面孔,随着呼吸节奏而上下起伏着的丰满胸部,黄锦升那后悔的念头一下子又全部给缩了回去。黄锦升轻轻地搂住蒋芳宜,用一只手帮蒋芳宜解开上衣纽扣,又用另一只手伸进蒋芳宜的胸罩里……就这样,两个人如痴如醉、如梦似幻、如胶似漆地折腾了近一个钟头,一直到蒋芳宜欢愉地瘫软在床上为止。

蒋芳宜是彻底地得到了满足,很快就进入梦乡去享受那另一段的快意了。而黄锦升则是满足地过了度,这过了度的满足反而变成了浑身上下的酸疼难耐和疲惫不堪,令黄锦升更是难以入睡。再想到蒋芳宜一再索要的那份上市材料,真不知道到时如何应付这位姑奶奶才好。

黄锦升就这样迷糊了一会儿就醒,醒了一会儿又迷糊,就这样反反复复,终于挨到了天亮。由于今天有重要公务需要处理,他不得不强打精神从床上爬起来。整个人浑身上下都是软绵绵的毫无气力,抬起手来摸了摸头,并没有发热的症状。见蒋芳宜睡得正香,为了不吵醒她,只好踮起脚尖走进洗手间。将水龙头开到最大的位置,把头伸了过去,让略带寒意的冷水使自己尽快而又彻底地清醒过来。随后静悄悄地收拾了一下自己上班需要的东西,不动声色地下了楼。

三

孟浩森这一觉睡得可真够实成的,如果不是被妻子单熙娟诵念佛经的声音吵醒的话,孟浩森或许这次就得破了其雷打不动的惯例——多年以来养成的天

未亮就自动醒来的习惯。尽管这段时间一直都很劳顿,但心情好则精神就好,孟浩森突然觉得前些日子累积下来的疲惫之意已经一扫而空。

一如既往,单熙娟一早就将早餐准备好放在了餐桌上,自己又回房念她的佛经去了。

孟浩森吃罢早饭已经准备出门了,见孟耀民的房门还紧闭着,于是走上前去敲门:“耀民,耀民,快起来,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睡懒觉。今天公司里可有不少的事情呢,快起来,啊。”

此时单熙娟从房间里冲了出来,手里还捧着本佛经不停地晃着,压低声音说:“再让他睡一会儿,今天我要他送我去见大师,不上公司了。”

孟浩森本想提高嗓门训斥一下单熙娟,见单熙娟不停地摆动着手势,也只好将嗓门压低:“我说你这老婆子,你自己神神叨叨的也就算啦,还整天拉着儿子跟你一块儿瞎搅和,还见什么大师,这东西能当饭吃吗?”孟浩森无可奈何地指了指单熙娟手上的佛经,只好扭头转身,扬长而去。

单熙娟不反驳,也不计较,就当孟浩森放屁似的,由他去好了,自个儿又回屋念经去了。

孟浩森如往常一样,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公司。往日里,都是他一个人最先到办公室。但今天一来,见黄锦升办公室已是灯火通明。探头见黄锦升正坐在位置上看着稿件,孟浩森一看就知道他正在弄送往市里的材料。黄锦升正聚精会神地在看着材料,没有留意孟浩森已经来到身边。

孟浩森走到黄锦升的身边,用手拍了拍黄锦升的肩膀:“怎么,这么早就来干活了!”

黄锦升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拍吓了一跳,见是董事长,立即站了起来:“哦,这材料今天一早就得送出去,早点过来把它再核对一遍,免得给耽误了不是。”

孟浩森甚是满意地点了点头,示意黄锦升继续做他的事情,转身向门口走去。到了门口,又突然停了下来,转过身来对着黄锦升,提着公文包的手随之抬了起来:“哦,对了,改好以后直接交给我好了,我想我还是亲自跑一趟算了。”

听到孟浩森如此郑重其事的吩咐,黄锦升即刻强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勉强将充斥在自己脑子里的那丝丝缠绕着的困意赶了出去。紧赶慢赶,算是在上班之前把材料赶了出来。

孟浩森接过黄锦升递过来的材料,粗略地看了一遍,没发现有不妥之处,即刻携材料钻进了车里。来到市政府大院,孟浩森直奔段市长的办公室。刚进入通向段市长办公室长廊的入口处,见十来米开外的地方,童焕阳正耷拉个头,像

有什么心事似的从段市长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在这样一个时间、这样一个地点与童焕阳不期而遇，是此时孟浩森最不想遇到的一件事情。孟浩森有预感，眼见这上市指标正在被自己一步步地抢占先机，童焕阳现在一定是心急如焚。表面上段市长是一碗水端平，并没有明确表态谁会得到这个上市指标，但以段市长与自己的特殊关系，以及实际行动上来看，机会正在向自己这一边倾斜。童焕阳是个明白人，又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不会看不出来这里面的玄机。现在自己这边已经在报送上市材料了，而他童焕阳，连公司的更名注册还没有搞定，他能不急吗？这一大早他就闯市长的办公室，一定没有什么好事，还是先避一避他为好。

孟浩森扭头转身，先进了洗手间。这边孟浩森前脚刚跨进洗手间，还没来得及拉开裤子的拉链，那边童焕阳后脚就跟了进来。对于童焕阳这种厚颜无耻、死缠烂缠的黏糊劲，孟浩森有种浑身不舒服、不自在的感觉。

童焕阳心里很清楚孟浩森近来的心思，不就是想靠着是段市长亲戚的这层关系，在自己忙于走程序的时候，来个捷足先登，不动声色地把上市的事情尽快地弄成既成事实，以堵住大家的嘴嘛。见孟浩森想要躲着自己，童焕阳却偏偏要凑上前去。只要能给孟浩森添点乱子，就有利于为自己争取到多一分的时间和机会。

“孟董事长，怎么见到我就往厕所里面躲啊？”

孟浩森头也没回：“什么往厕所里面躲，我尿急，我撒泡尿你也有意见啊，真是的。”

童焕阳见孟浩森胳膊上夹着厚厚的一沓资料，嬉皮笑脸地说：“嘿嘿，你这样撒尿不方便，我来帮你拿一下。”

孟浩森扭了一下身子，射出来的小便差一点溅到童焕阳的裤子上：“别过来，离我远点，要不撒你一身。”

童焕阳立即向后退了两步，避开了孟浩森射过来的尿液，脸上却依然挂着笑容：“哎，哎，你这是干什么啊，帮你一下也不高兴，真是的。这可是在市政府里面……”

孟浩森撒完了尿，将裤子拉链拉上：“市政府怎么啦，就是市长他也得撒尿，这厕所不就是撒尿的地方嘛。”

童焕阳无可奈何地扭着头：“得得，不跟你瞎扯，说正经的，是不是送上市材料来啦？”

孟浩森不以为然：“是又咋样，不是又咋样？”

童焕阳摆了摆手：“别送了，上边来人了，正为这事在跟段市长开会呢。”

孟浩森根本就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哼，什么上边来人了，就凭你，还能把什么大人物请来做说客，顶多就是个处长罢了，别虎皮拉作大旗啦，吓唬谁啊。再说了，我等他开完会再送进去不就得了，用你在这里瞎操心吗？”

童焕阳还是摆了摆手，表情严肃：“处长怎么啦，他们也是来传达上级领导指示的。实话告诉你吧，上级领导有指示，得扶持国有企业，尤其是重点国有企业。”

孟浩森冷笑道：“呵呵，新鲜，省领导也这么说，中央领导也这么说，而且好多年以来一直都是这么说的，也没见把你扶持成世界五百强。”

童焕阳有点不高兴：“你别打岔好不好，现在说的是上市指标。”

孟浩森摆了摆手：“上市指标怎么了？那文件我也看了，里面没有一句说到非你们国有企业莫属的话啊。人家要的是经营效益，经营效益！要论这个，我可是市里的第一纳税大户。”

童焕阳讥讽道：“得了吧，什么纳税大户。要不是靠着个好妹夫，能拿到这么便宜的地吗？”

对这话，孟浩森虽然心里不高兴，但却非要表露出得意的样子：“哎，那也是我的本事。嫉妒了不是，要不你也拿个给我瞧瞧。”

童焕阳挥了一下手，一脸的不高兴：“呸，我嫉妒个屁啊。我这是替你担心，狗咬吕洞宾。”

孟浩森用手推开童焕阳，向门外走去：“得了，少来黄鼠狼给鸡拜年的那一套。你不对我别有用心，我就烧高香了。好狗不拦路，让开。”

童焕阳被孟浩森这么突然一推，不由得向旁边踉跄了几步，还没等站稳就回了一句：“哼，别得意得太早了，早晚有你好瞧的。”

孟浩森头也没回：“哈哈，瞧，瞧，你就睁大眼睛等着瞧吧，好好瞧瞧我这出上市的大戏吧，哈哈。”

来到段市长办公室门口，孟浩森想这会儿即使是找到段市长，因有外人在场也不方便说话。再说那童焕阳上完厕所以后，一定会马上就回来。看来今天段市长是没工夫见自己了，故将上市材料交给秘书后，即转身离去。

孟浩森今早的心情本来挺好，本来想借报送材料的机会再跟段市长好好聊聊，可现在全让童焕阳给搅乱了。这老滑头，居然真得把省里的人给抬出来做说客了，看来也已经是沉不住气了。而对自己来说，也到了争分夺秒的时刻。既然今天没办法跟段市长直接交谈，只好再走走迂回路线，找孟琳再吹吹风，让她从侧面敦促段市长尽快将上市的事情给确定下来。除了这件事情以外，市工商

银行副行长付润泽托付的事情也不能再拖了,也得赶紧找妹妹出面给抓紧办了才是,否则增加贷款的事情也要受牵连。一旦贷款的事情泡了汤,给重点关系户建的那几十套别墅的工期也只能往后拖,这才是最要命的事啊。嘿,这件事情是一件接一件,更是一环扣一环,稍有疏忽,必将酿成大错。

孟浩森估计,现在孟琳一定还在布置她那套新别墅。这套别墅是孟浩森以股份分红的名义,赠送给妹妹和妹夫的,目前段市长还不一定知道这件事情。段市长在这些事情上历来都很谨慎,生怕由此授人以柄,最终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但这次孟浩森做得也很巧妙,由于他与孟琳是兄妹关系,故趁股份制改革之机,将一部分股份置于孟琳的名下,这在外人看来绝对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今后只要通过股权分红的名义,就可将妹妹与妹夫应得的那份利益正大光明、源源不断地输送过去,这真是一个两全其美的高招。仅就此而言,孟浩森对股份制已经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对发明股份制的那个人更是感激不尽、顶礼膜拜。

孟浩森才来到门外,就已经听见孟琳那唧唧喳喳的大嗓门了。孟浩森推开门,见孟琳正指手画脚地在指挥工人们摆放各式家具。孟琳并没有注意到孟浩森的到来,正好抬沙发还缺一个人手,孟琳头也没回,只是用手向孟浩森示意了一下:“哎,我说你别老站在那里偷懒好不好。过来一下,到那边帮把手。”孟浩森倒也没吱声,还真的走过去,去帮助抬那张沙发。“对对,就放在那里,再挪挪,哎,好了,就这样。”

孟浩森做完后站起身来,拍了拍双手:“段夫人,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帮手的?”

听见孟浩森的声音,孟琳瞪大眼睛,张开大嘴,足足愣了几秒钟:“哎呀,原来是大哥呀,你怎么一声不吭,就钻进来啦。神秘兮兮的,怪吓人的。”

孟浩森笑了笑:“怎么,都弄好啦?”

孟琳乐呵呵:“你看看,都差不多了。怎么样,布置的还可以吧。”

孟浩森向四周看了看,满意地点了点头:“嗯,简约而不简单,高雅而不庸俗,堪称专业水准。”

孟琳欣喜,近乎得意忘形:“嗯,我也这么认为。尤其是能得到你这种难得夸人一次的人的肯定,说明我在这方面的确是有点天分。哎,哥,你说我是不是也该向你学习,辞掉那个所谓的接待处处长的职位,搞一家什么装饰装潢之类的公司?”

孟浩森说:“得了吧,夸你两句,就不知道自己在哪了。”孟浩森又向周围看

了看：“不过……”

孟琳有点紧张地问：“不过什么？”

孟浩森指了指：“这些地方再布置一些盆景之类的，就显得更舒适、更协调，也会增加些许浪漫的情调。”

孟琳点了点头：“嗯，有道理，不愧是专家。我这就让人给弄去。”

孟浩森说：“不必了，回头我让黄锦升去弄就得了，我还有要紧事要跟你谈呢。”

孟琳说：“呵，这闹了半天，原来还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行啊，小会客厅刚布置好，就到那去吧。”

孟浩森摇了摇头：“近来老在屋里待着，闷死了。还是到花园里走走吧。”

孟琳撇了撇嘴：“哼，就你这个性，整天里不是风风火火的，就是花天酒地的，闷死了，谁信啊。也就是嫂子她人品好，脾气又好，要是换了别的女人，早跟你闹翻了……”

孟浩森略显不高兴：“是啊，要是碰到你这样的女人，那还不得给闹个天翻地覆的啦。我来这可不是想听你唠叨这些的。”孟浩森见孟琳不再出声，继续说：“现在公司上市的事情，已经进入到关键时刻。春光那里到底是个什么态度，有没有个准儿？”

孟琳不以为然道：“他一直没有改口啊，支持你积极争取上市，努力推动民营企业在上市问题上实现全省零的突破。”

孟浩森皱了皱眉头：“这些都是官话，是讲给大家听的。现在的关键是，他有没有明确市里这个指标就给我了？”

孟琳一脸无奈：“哦，这他倒没有说过。不过，春光不是一直都在帮你嘛，不然你挂牌的事情能这么快就批下来吗？嘿，他们做领导的，总是未到最后时刻，就不会将真实想法透露出来，这也叫做领导艺术。你不也老是这样嘛，经常让人摸不透心思。”

孟浩森迟疑了一会儿：“现在童焕阳已经从省里搬救兵过来了，我怕春光……”

孟琳定了定神：“那，要不这样吧，我再帮你好好吹吹枕边风，让他赶紧把这件事情给定下来。这总行了吧？”

孟浩森满意地点了点头：“哦，对了，春光好像在省工行有个老同学，对吧？”

孟琳说：“对啊，省工行常行长，是中学时期的同学了。哦，对了，前两天还来过电话，说是这两天要过来的，要到市工行考察干部什么的。嘿，反正这事跟

我也没什么关系,我也就没怎么留意。怎么了,有事?”

孟浩森点了点头:“是啊。上次我不是跟你提到过市工行副行长付润泽的事情嘛,他想再挪挪位置,找我帮忙。我想,在贷款的事情上还得求着他呢。如果他能提拔到正职,审批权限又大了不少,那我今年增加贷款的事情就有门了。”

孟琳一脸轻松的表情:“这好办,回头我让春光给他说说去。”

孟浩森摇了摇头:“这不好,我觉得,春光也就只能做做表面上的工夫。你想啊,好多年前的同学关系,又才刚刚联系上,人家买不买账还不一定呢。再说了,这位置谁不都得争啊。”孟浩森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信用卡交给孟琳:“我想,这次还是麻烦你亲自跑一趟,需要花多少钱尽管花。这年月,明的暗的都得使。邓小平说,‘两手都得硬’,哈哈。”孟浩森几乎忘乎所以地摆弄了一下手势。

四

童焕阳从洗手间出来,见孟浩森已经离去,心里甚感安慰。看来,此时将上级领导搬出来这步棋是走对了。最后是否能起作用暂且不提,至少如今已经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一方面,可以打断段市长近日拍板定案的思路,将上市指标确定的日期再向后推迟,扭转如今对自己十分不利的局面;另一方面,就是要让孟浩森别这么得意,更别这么嚣张。别以为把股份公司的招牌先给挂了出来,就可以万事大吉、捷足先登了。谁能最后“金榜”题名,恐怕未必他段市长一个人就能说了算,还得再看看其他各方面的意见和反应,否则难以服众。为官之道,一意孤行是大忌。善于平衡各方利益的人,才能在官场上混得下去,也才能在官道上走得更远。童焕阳自己很清楚这个道理,相信段市长也不是糊涂人,不然也不会一直不明确表露他的真实意图。

善于揣测领导的心思、揣摩政策风向变化中带来的利益变化和机会,是童焕阳这些年来出奇制胜、步步高升的诀窍。但这一切,却无法给他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或者说与其身份和贡献相匹配的经济利益。尤其是在与孟浩森对比之下,巨大的落差全然变成了怅然的失落。孟浩森当年愤然辞职离去,不但没有成为他童焕阳茶余饭后耻笑的对象,也没有成为教育其他反叛者的生动教材,却在短短十几年之间,摇身一变成了全市的首富,是人们竞相学习的榜样和崇拜的偶像。虽说这里面不乏他有个好妹夫暗中相助的因素。但童焕阳也不得不承认,他孟浩森也确有其成功的理由,或者说其必然性。至少在这个近乎草